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二回 作棒喝點醒迷境 發偉論傾倒真仙

卻說呂洞賓好容易肅立端莊，恭候鍾離權大夢醒來。忽聽他說出一句驚心動魄的話道：「這一下去，就沒了命了。」洞賓心機靈極，一聞此言，直似冷水澆背，棒擊當頭，慌忙走近一步，低聲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在此。弟子在此伺候師父多時了。」鍾離權一骨碌起來，揉揉眼睛，向外一望，驚道：「怎麼睡得這麼久？天都黑了。」老管家上前，說道：「師老爺睡興好濃，我們小主人整整伺候了半天，連坐都不敢坐一刻兒。現在已是二鼓時分，老奴是特來伺候小主，請他就寢來咧。」他這麼說，洞賓卻非常的惶恐，忙說：「老公公，快請安歇去。這兒讓我伺候師父。我自己也會就睡，用不著勞動公公。」鍾離權方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今兒正吃了你們賢父子的大虧，我的身體也太不行，近年來精神益發壞得多了。你瞧，今兒也才喝得□多杯酒，怎就醉成這麼樣子。倒累弟子辛苦了半天，太說不過去了。」洞賓惶恐道：「師父說這等話，弟子如何當得起呢？」回頭又再三把老管家攆走了。鍾離權自有下人進來送水送茶的過來伺候。他吩咐說：「肚子不爽，什麼都用不著，我只要睡了。大家都睡去，用不著你們招呼什麼。」眾人遵命而退。鍾離權笑問洞賓：「弟子站在這兒，有甚原因？因何又設起一榻，預備和我作長夜談麼？」洞賓聽了，突然跪下地去，叩頭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懂得師父深意。弟子自知無狀，不該貪戀妻妾，致勞師父垂念，罪無可逭。但弟子自信，還是從前一樣的志趣，一般的決心。世上的物欲，無論如何厲害，弟子決不被它引誘了去。可請師父放心，弟子決不負師父期望之殷，教誨之德。唯師父始終憐而教之。」

鍾離權聽了，倒不禁歎息道：「人生不怕不能知，獨患知之不真。不能知者，遇知者為之指導，立刻能知。唯其自信為知，而不能真知，斯為害烈甚，而終身無省悟之機矣。汝根基太深，天份太好。凡百事理，人以為難能難索者，汝能頃刻釋之，唯其如此。而有些地方，往往不免自信得太甚。自信為入道第一法門。人不自信，將委蛇唯諾，無一事可成，而何言乎修道？但自信過深，每致流於偏激、狂妄，弊之所至，可使學無實際，盡成皮毛，偶有訛謬，終身難改，而人亦無敢為之矯正者。大抵聰明之人，最易犯此。汝乃絕頂聰明人，縱犯此病，亦能轉悟，但吃虧已不小了。譬如你方才所說的幾個決字，即自信過甚之一斑。以我所見，你的毛病，就在不能用此決字。既不解決，而偏說是決然、決計、決乎，有這麼多的決語，這便是自信過深的憑據。還有一層，你只知貪戀妻妾之好，是你近時大病。不知除此以外，還有熱衷功名，也與好色是同一禍害。你卻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這等毛病，也未嘗不從自信太過而來。因為自信得太厲害了，自謂我是決不那麼樣的。於是一點心苗，盡不肯向著自己短處著想。而所作所為，種種謬妄，就無從發現出來了。老實告訴你一句話，今兒我這一番試察，就是要知道，你能否於錯誤之中，自己轉悟所犯的毛病。要是一味矜妄，全不退想一下，縱使我酣睡個□天半月，你也不會那樣的皇皇然汲汲然，站立這半天之久。那麼，你這個人哪，就叫作聰明反被聰明誤，結果轉成天下第一蠢人了。唯其稍有感覺，即能回心內視，所以我又看你是絕頂聰明之人，是真正聰明之人。覺你犯病雖深，尚非根本重症。所以我便認你轉悔之機已到，急要將你已往的過失，糾正一下。你要再不回頭，唉！只怕荏苒駒光，不肯為你屈留個□年八載的。等你迷夢一深，轉眼半生過去，那時真元剝盡，功行難成。縱有人道之心，但其身體精神，已來不及趕上前程了。」

洞賓聽了，渾身驚出一場大汗，跪伏於地，叩頭不止，流淚說道：「弟子明白了，覺悟了。以前種種，當作昨日死。以後種種，才在今日生。弟子現已回心內視，自覺近來所作所為，已有漸入迷境的危險。弟子不自以為危，還敢在師父面前誇下如許海口，更見危險到了極處了。」鍾離權聽了，命他起來，侍立一旁，方正色對他說道：「你常疑我是天上金仙，這話不錯。但因未遇其機，還有許多俗緣未曾了結，一時不克上天。即如為你之事，也是我應負責任之一。你知道你自己前生是什麼人哪？老實對你說，你便是如今舉世敬禮的東華大帝，而我，卻是你的門生。鍾離權三字，是我的真實姓名，別署雲房，人家都喚我為雲房先生。為了如此那般一種原因，你又存著那麼一種宏願，這才奉玉帝的詔旨，送下凡來。臨下凡時，玉帝又付你那麼一種重大的使命，所以你的修道，比世上任何修道人來得體面。也因你體面太足，你的責任也愈加重大。你該如何冥心苦志，刻自勤勉，才不負你自己降世的苦心，也不枉了玉帝派遣你下凡一番。」

洞賓聽了，矍然下拜道：「弟子恐枉做了師父的弟子，追隨師父左右，至於今日，竟不曉得師父真是大羅金仙，並專為弟子一人，下到塵世。弟子更不自知前生今世的因果內容。至於自身所負的責任，竟有那樣重大。弟子向來在師父面前說的狂妄語言，如今想來，真要能夠做到那步田地，才夠得上盡職盡心四個字，也且不枉我下凡一趟。師父，弟子現時已有真正的決心，甚願即刻離開家庭，丟了官職，以便還我自由自在之身，逍遙山水之間，煉我筋骨，長我學識。數年之後，或者有些成就。那時再求師父指授大道金丹。倘能早成神仙，也可早救一天的世人。但弟子還有私情，未能自解，望師父為我解釋方好。」

鍾離權見他如此容易了激，不覺點頭歎道：「到底是根器深厚的人，比其他聰明人，又高一籌。你今所慮的，當是堂上雙親不能立時拋撇。欲待說明再走，又怕不蒙允可，反難走得成功。可是麼？」洞賓道：「師父聖明，洞見肺腑。弟子現在的心胸，和今日下午以前大不相同。從前尚有功名利祿妻妾兒女之念，如今卻除了年邁雙親之外，再也沒有心事。並非對於妻妾兒女能夠視同陌路，但他們的年紀既輕，悲苦牽掛都不足以傷他們的身心。唯有兩位老人家，近年來身體本就不大健康，精神也日見衰頹。若知愛子棄家遠去，這一氣一苦，就可立成大病，為之奈何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你當初不是說度化世人，當從父母妻子開始麼？怎麼今兒又先作拋撇父母之想呢？我早對你說，仙道不外人情。既要成仙，又不孝敬父母，慈愛妻子，這便成為天下之忍人，如何可以人道呢？」

洞賓聽了，惶然發急道：「師父教訓的話，弟子哪一句哪一時不在心頭？但今日之事，事難兩全。弟子道行毫無，怎能勸感他人？這不是難死了我麼？」鍾離權大笑道：「你既然自覺無此本領，難道不會求教別人幫忙麼？」洞賓一聽此言，立刻長跪於地，叩頭有聲，說道：「弟子決心出家，誓不返顧。師父既然這般說法，弟子謹以此事拜煩師父了。」鍾離權笑著說道：「罷罷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我既說了此話，說不得，只好再幫你一次忙。你我世俗交情，也便從此為止。此後相逢，便成世外師徒，我們的交況，就不是這般形狀了。」洞賓見他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叩頭而起，問道：「弟子決定來日黎明出門。師父看我該走哪條路子？」

鍾離權默默沉思片時，方道：「你既抱有宏願，又具有那樣的根基，天地之外，世界之內，無論神人仙佛所居之地，你都可以去得，但今卻先要往廬山一行。那邊現有一位神仙，在那山上玉屋洞內等你傳授天遁劍法。你有此劍法，可於五遁之外，得一劍遁之法，故有天遁之名。得此一劍，勝如百般利器了。至於眼前三年之內，你所應習的功課，我已於五年來完全教授於你。你只把這些法兒一一練熟，半年之後，可以辟谷；兩年之後，可以騰雲駕霧，召神遣將；三年之後，可略知變化之法，通五行生剋之理。尋常修道人，百年可得者，如爾的質地，可盡於三年間得之。三年期滿，爾可在湘江岸上候我，我將與你共同度脫一樣有緣之物。那時，卻再授你更精更深的學問。」

說畢，又取出一件道袍，親自替他披在身上，吩咐道：「你莫小看此袍，此名混元八卦袍，水火不能近，刀兵不能傷，遇寒則熱，逢暑招風，常常披在身上，更不必再備其它衣服。大凡修仙之人，到處為家。荒山古廟、山邊水涯，皆是天賜家園，有此袍子，尋常妖怪之類，望氣知畏，再不敢來尋你的事了。大凡出家人第一要能吃苦，我今替你打算，倒似不忍叫你吃苦的光景。這便因你自有根基，和其它憑空修持者不同。你要不信，此番出門，馬上可以試驗出來。不看別的，只如行路、忍饑、祛睡魔、冒風霜，種種出門之苦，皆是你生平所未習者。但皆不足以苦你，都緣你前生功行道術，比什麼神仙都來得深厚偉大。今生秉著遺氣，與眾不同，區區煉筋骨、輕形骸那些小道，更用不著怎樣修為了。弟子，這些都是你最大便宜之處，別人所萬萬趕不上的。有此許

多的便益，若是趨人歧途，或因循自誤，豈不太可惜可痛麼？」洞賓頓著道：「弟子理會得，師父放心。」鍾離權又道：「還有一件小玩意兒，可以自便，也可以救人。」因傳與點石成銀、點鐵成金之法。洞賓問道：「師父，這化成的金銀，能永久不變原質麼？」鍾離權道：「大概可過五百年。五百年後，仍回原質。這也是一種天地循環之理，如何能夠永遠不變。倘有永不變回之理，今天便不能使它變成金銀了。」洞賓蹙然不安道：「既如此，弟子就不願用這方法，免害五百年後的人。」

鍾離權聽了，不覺點頭贊歎道：「難得難得。我竟想不到此，這不過是眼前極易明白的道理。怎奈學法的人，自學他的法。法子學成了，存心救濟窮困之人，那已算是極大的善果，極好的心術了。誰還顧到五百年後得著這塊金銀的人，更受變回鐵石的害處。不但我，大概神仙中能此者不在少數，卻不曾聽見有哪一位理會到這些事情。誰想被你這初學主人一語點醒，可謂發前人所未發，糾正多少只顧眼前不管將來的神仙。只此一言，足抵五百年功行了。難得難得，可佩可敬。」說著又撫著他的肩膀，喜笑道：「好孺子，你有這樣的善智慧，好見識，前程正未可量。千年之後，必成神仙領袖無疑也。勉之勉之，莫枉負了這好天份好資質啊！」洞賓受贊，有些不安道：「師父如此誇獎，弟子怎受得起。弟子但求早成正覺，得追隨幾杖，勸化世人，於願良足。至於本身前程，何敢作非非之想呢？」鍾離權點頭道：「神佛仙人功名祿位，也都有個定數。天之所置，人不能廢。其所棄者，人也難以自拔。你此番前去，馬上就有一件閒事，挨到你身上來。你既不能不管，管了閒事，就有小小的口舌之災。即此小事，也有因果之理在內，好在前途有人庇護，不足憂也。」師徒二人一直講說到天色黎明。

洞賓不敢逗留，拜別師父，就想動身。鍾離權道：「現在重重門戶，你怎樣走得出去？來來來，待我送你一程罷。於是手挽洞賓，出了房門，卻是一個小小的天井。仰視天空，微微有些星月之光，躲在流蕩不停的烏雲裡面，卻是怕見人面一般，老是不再露臉。曉風起處，天井中梧桐枝葉，蕭然作響。枝頭好鳥，倦夢方回，吱吱喳喳地互相告訴，似說晨光到了，大家醒醒兒，各幹各的正經去，莫再沉迷在黑夜之中。地上的師徒倆，手挽手兒，微作感喟之聲。

洞賓慘然說道：「師父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。天生人物，何故使之一個個沉溺於世情慾海之中。看他們晨興夜寐，孳孳名利，他們自己定覺得做人是應該如此的，這才是人生正當的方法咧。但從世外人看來，與枝頭鳴鳥的奔波覓食，有甚麼分別。一旦大限臨頭，命在俄頃，生時辛苦機謀、智取力奪所得的功名利祿，可能帶得一絲兒到陰間受用？又如此輩飛鳥之才過春夏，又屆秋冬，碌碌庸庸，無休無歇，轉眼兒老死林巢，或為頑童所害，或傷弋人之手。所有生前飛馳奔騖，種種勤勞所得的結果，又是怎樣？弟子學道伊始，自顧不遑。面對於此等只顧眼前不思退步的人物，兀是忍不住替他們悄悄心憂。師父，弟子將來可能替他們稍盡畫匡救之勞麼？」

鍾離權微笑道：「昔人說，一夫不獲，時予之辜，是何等偉大的心胸？佛如來說：『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』是何等慈悲心腸？舜人也，我亦人也。人之所能而謂我必不如者，此儒夫蠢奴之所為，有志者弗屑也。弟子啊！你有此好心，可莫問將來的能與不能，只顧眼前的如何勤力。天道最公，天心最仁。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。行矣弟子，奔爾前程，盡爾心力。將來之事，將來再說，戚戚縈懷，匪第自苦，亦足分爾道心，大可不必。別矣洞賓，好自為之。毋忘三年後湘江岸之約。」說畢，伸手向空中一招，猝聞啞啞之聲，起於天末。

洞賓一驚顧問，有白鶴一頭，自空而下，飛翔樹林三匝，把方才吱喳的小鳥驚得呀然一聲，四散飛奔。鍾離權喝道：「孽畜安得恃大欺小，玩忽公務。還不快來送你師兄出門去呢。」那鶴聽了，立刻滾身而下，落於地上，化為一個童子，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端的令人可愛。向鍾離權稽個首問道：「師父，是哪一位師兄？」鍾離權指著洞賓說道：「就是這位呂師兄，他今要去南昌地界。你可把他送到江北岸上，由他自去吧。」洞賓聽說，一面向那童子舉手為禮。童子也還了一禮。洞賓此時倒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，執著師父的手，嗚咽有聲。猛聽得鍾離權大喝一聲：「既云修道，何得塵心太重？還不快快前去！」說時，伸手在洞賓額上一拍。

洞賓大吃一驚，慌忙睜眼一看，咦，真是仙家妙用，神秘不測，自顧此身已飄飄然飛上九霄雲外。也不曉得怎樣跨上童子的肩頭。這童子也不知什麼時候又變成了白鶴，將他馱在半空。這一來，把洞賓嚇得做聲不得。未知洞賓此去有何異事，卻看下回分解。